

# 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講記

索達吉堪布 講釋

覺囊派高僧大德達日<sup>阿</sup>那塔尊者的《心經》注釋中有個

比喻恰當地說明了這個問題：在黃疸病患者眼前，白色的海螺顯現為是黃色，黃色才是他當下所見到的顏色，但實際上白色的海螺並非黃色，黃色完全是不存在的，但它卻會顯現在黃疸病人眼前。對一個黃疸病眼翳者來說，他怎麼樣也看不出白色海螺，而只能看到一個黃色的海螺，但實際上白色才是海螺的真相，在沒有眼翳的人面前，海螺就是白色。所以，我們可以這樣說：在眼翳者的眼前，黃色的海螺不異於白色的海螺，白色的海螺也不異於黃色的海螺，白色的海螺就是黃色，黃色的海螺就是白色。

同樣，空性好比是白色的海螺，黃色好比是我們所見到的色法，就像白色是黃色海螺的本性一樣，空性才是一切色法的本性。我們現在所看見的這些色法，不管茶杯、瓶子、柱子等等，雖然有顏色、形狀、有阻礙性，存在著不同的實體顯現，但實質上，在如此顯現的同時，它們就是空性。在諸佛菩薩的境界中，則是一種無阻礙的大光明空性，而且這種大光明的空性並不離顯現。

在榮頓大師的《心經》注釋，以及《大圓滿心性休息大車疏》中，是用「水月」（水中的月亮）來比喻空性的：水月就是空性，空性即是水月，空性不離水月，水月不離空性。

雖然凡夫人面前有諸法的顯現，但這種顯現並不是真相。古印度紮夏薩生論師在《心經》的廣釋中說到：色法分三種，

- 一種是遍計色，
- 一種是分別色，
- 還有一種是法性色。

凡夫眼前的所見是遍計色法，如眼前所現的瓶子、柱子等，因為這也是凡夫分別念的所見，所以同時也是分別色，這兩種色法都是不真實的。

真正的色法，是法性色法，而法性色法是我們現在看不見的，屬於諸佛菩薩的境界。如同白色的海螺只有沒有患黃疸眼翳的人才能看見，眼翳者無論如何也看不出白色海螺，而只能看見黃色海螺一樣。

如果只是從空性的角度來解釋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這一段，可能有些困難，但如果結合釋迦牟尼佛第三轉法輪的內容，尤其《大幻化網》及密宗的一些論典來解釋，可能更方便易懂。因為這裏所指的空性，

並不僅指單空，而是指光明離戲的法界本體。前面所講的海螺，也可比喻成不可思議的法界。在沒有眼翳者前，所見的是白色海螺，而有眼翳者前所見的是黃色海螺，但不管有無眼病，所見都是海螺。同樣，無論顯現如何，萬法之本體都是光明離戲之法界。

按照他空派的觀點，一切光明離戲的法界本體是存在的，但這種存在的方式，並不是以我們凡夫的分別念，如顏色、形狀等尋思或可用言語詮表的方式來建立的，而是以超離言思的、不可思議的方式存在著。如果能這樣結合起來解釋，可能會容易理解一些。

# 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講記

慈誠羅珠堪布

……在上述見解之上，我們加一點三轉法輪的內容，或者密宗的意義。

依照三轉法輪的見解：從宏觀的物質，一直分解到分子、原子……，乃至純能量、空性，如果在此基礎上，再加上光明，就是比較完整的觀察物質的方法。

當物質完全成爲真正的「真空」以後，真空又是怎麼來的呢？剛才我們提到了，空和不空是我們人爲建立的概念，當我們把包括空和不空在內的，由人的思維所建立的所有概念都取消了以後，最終剩下的，就是如來藏、光明、佛性、心的本性——這才是唯一的終極真理。

在這一點上，即使量子力學再發展一萬年，也不可能接觸到如來藏光明的層面，這根本不是什麼儀器可以測量的東西，根本不是世間的邏輯可以抉擇的東西。

佛教最終告訴我們的就是：所有的物質，包括有色有形的物體，與無色無形的能量等等，都是從心的本性光明當中產生的。

心的本性光明，才是萬事萬物最終極的基礎，這也叫作大空性。「色即是空」當中的最後結論，就是心的本性光明。

這種觀點是不是跟唯心主義一樣了呢？當然不是。唯心主義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思想。唯心主義者從來就沒有提到過如來藏、光明等等，他們連做夢都不可能夢到這些。唯心主義當中比較有邏輯性的觀點，我認為是貝克萊的經驗論。唯物主義者們跟他辯論了很長時間，法國唯物主義者狄德羅（1731-1784）曾經寫到：「這種體系（指貝克萊的理論）雖然荒謬之至，可是最難駁倒，說起來真是人類智慧的恥辱，哲學的恥辱。」

唯心主義所謂的「心」，與佛教的「心的本性光明」有著天壤之別。不僅僅是唯心主義，包括古今中外的所有思想，都沒有佛教這麼深廣。

《入中論》裏面非常清楚地說過：在世俗諦當中，物質與精神二者都承認；在勝義諦當中，則無論物質還是精神都不存在，一切都是空性。所以，在世俗諦中既不存在唯心、唯物的差別，在勝義諦當中，就更不存在什麼唯物、唯心了。

前面說過，雖然西方有些人說佛教是唯物主義，但其中所含攝的物質範圍卻是很廣的。我們以前也講過，佛教就是佛學，對佛教來說，佛學這個名字是最恰當不過的。

而有些人一看到「物質與精神二者都承認」，就把它與笛卡兒的二元論混為一談。當然，這也不是笛卡兒的二元論學說。

對於有些居士而言，在弄清一些必要的修法和概念以後，自己好好修就行了，不需要學那麼多的東西；但是，如果爲了消除一些疑問，比如：爲什麼佛教的唯識宗也說「萬法唯心造」，這是不是唯心主義啊？如果佛教也承認物質與精神二者，那又是不是二元論呢？這樣就需要去瞭解一些大概。本來佛教與唯心主義和二元論之間，是有著很大差別的，但真正要把它們搞明白，那是佛教專業人士的事情，我們就不用去瞎操心了。

心的本性光明，就是從遠離一切執著的心的本性當中透露出來的光明，現在只能說到這一點，因爲這種境界，已經超越了語言與思維的範疇，因而是語言無法表達、不可形容的。

通過學習中觀理論，將原有的粗大執著推翻，再修持外加行、內加行，當具備了不造作的出離心與菩提心之後，再

去修持前面我們所講的中觀修法，這樣每個人都會感受到心的本性——如來藏。到了那個時候，自己自然就會知道。在尚未到達這個境界之前，說了也是白說，要說也說不出什麼東西來，聽也聽不出什麼名堂來。

「色即是空」當中的空性，就是這樣一步步地逐漸深入的：

首先，在將粗大的東西推翻以後，我們就會有這樣的感覺：一切不是有，而是無，只有空性才是準確無誤的；

然而，當進一步思維的時候，才知道空性也不是最終的答案，因為空和不空都是觀待而成的分別妄念，實際上都不存在。

那個時候，就進入到比較好的境界了，但對諸法的究竟本性，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；當證悟心的本性的時候，才真正明白了心的本性、空性、光明的內涵。